

劉心武60年創作談：碎而不散記錄時代無嗔無怒面對人性

素有「文壇常青樹」之稱的劉心武日前發布了他的最新長篇小說《郵輪碎片》。今年78歲的他接受河南「天一文化講壇」邀請，在鄭州圖書館舉辦了「為時代畫像——劉心武六十年創作談」的分享會。分享會前劉心武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想借分享會的機會從個人角度總結自己六十年的創作，同時透露了自己的「私心」，「怕得阿爾茨海默症，保持用腦的機能，保持生命的活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碎片式呈現 記錄當下

劉心武在中國當代文壇具有特殊的影響力。他的《班主任》，開創了「傷痕文學」的創作流派，至今仍被很多人記憶猶新，也不斷出現在各類考試題目中；他的《鐘鼓樓》，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與《棲鳳樓》《四牌樓》並稱的「三樓系列」被譽為「新時代的北京風情畫」；他的《揭秘〈紅樓夢〉》通過電視媒介進入千家萬戶，掀起一股「紅樓熱潮」。

如今，78歲的劉心武再次以一部新長篇《郵輪碎片》近距離描寫當下中國，以447個碎片勾勒中產階層崛起的隱秘，用郵輪旅遊致敬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變化。「郵輪」既可以看作一個承載着中國人歷史和現實的「海上大觀園」，又可以看作象徵中國社會在完滿自足中逐步走向開放和包容的過程。而「碎片」既是小說的結構，又是適應碎片化閱讀時代的表現。

劉心武自稱在文學上沒有什麼雄心，「我的作品任人評說，對標籤並不在乎」。他的興趣是記錄當下。「寫作對我來說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他的所見所聞慢慢發酵，形成一個素材積累，「然後緣分到了，靈感來了，自然就開始流動出你的文本了，小說也就寫完了」。

《郵輪碎片》便是他對最近生活觀察的產物。改革開放以後形成了一個新的族群——中產階級，「他們通過勞動獲得開工夫。這個小說就反映了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習慣，他們的人際關係，他們的文化趣味，這個實際上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今年78歲的他把自己定義為是「退休金領取者」，「就是一普通存在，就是活着啊，睡覺、與朋友親戚來往，上街溜達」。對於劉心武而言，沒有所謂的「體驗生活」，他每天都在「正常地生活着」，也因此他從未感到過寫作寫不下去，或者寫作資源枯竭。

「不去觀察潮流，就會出局。」劉心武雖然自稱已經邊緣化，但他還是希望不論是自己的表達還是文本都能與當下潮流有「交集」，「就像兩個不同的圓，雖然圓心不同，半徑不同，但我還是希望能夠有所交集。進入到重疊的『葉子瓣』中」。劉心武邊說邊用手比劃着。

在《郵輪碎片》裏，劉心武採取了「碎片式」的呈現方式。劉心武說，這是受年輕一代的影響，大家現在很習慣碎片化的手機閱讀，「在新的閱讀趣味面前，我選擇去迎合而不是拒絕。」青年作家石一楓評論說，《郵輪碎片》碎而不散，貌似隨意，實則嚴謹。「看似很隨意的寫法，實際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沒有漏洞，無論是人物還是故事，都很嚴謹，草蛇灰線、前後呼應。小說名為碎片，實際上神魂不散，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單獨拎出來，都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小說。」

溫潤的寫作者

劉心武的好友梁曉聲稱劉心武寫人物到了一種無嗔無怒的冷靜狀態，讓人受益。

劉心武也告訴記者，他並不「尖銳」，而是個「溫潤」的寫作者。「我現在對自己以外的他者，對自己以外的生命，基本都能包容。我承認已經修煉到盡量都包容的境界。」在《郵輪碎片》裏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即便是令讀者討厭的教授宙斯，劉心武作為敘述者並沒有討厭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困境。」

劉心武的「無嗔無怒」是他從《金瓶梅》中學到的。他說，《金瓶梅》的特點是筆觸

■劉心武接受記者採訪。



冷靜，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還原生活本身的面目。《紅樓夢》很多都是從《金瓶梅》演化而來的。

劉心武說，人性是不變的，文學功能就是開掘人性。「人性是很難琢磨的，說不清道不明的。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文學不死？就是因為人性永遠不可能像其他學科一樣，能夠探討出一個大家都認可的規律、意義或者是定理、公式，這是文學永遠會存在，作家永遠會存在的理由。我無非就是其中一個喜歡寫作的人也來參與罷了。」

正是劉心武的溫潤，讓他能夠以平和的心態面對文學界的「起起落落」。「文學沒有必要轟轟烈烈，不斷引起大波瀾。」劉心武認為，當下「文學的衰落」是一種正常的存在。不但在中國，在其他國家也有圈內知名而民眾不知的情況。他說，科技在進步，白紙黑字的創作變成了敲擊鍵盤，人們有了新的閱讀和寫作習慣，這些新的情況都是你無法抗拒的。「每一代老去的人都會被下一代人看不慣，人類就是這樣地進行生命更迭。文學也是如此。」

劉心武談閱讀：讀冷書找共鳴

在講座中，劉心武講自己60年的創作經歷分成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8年到1972年；第二個創作階段是1973年到1976年；第三個階段是1977年到1990年，80年代達到高潮，第四個階段就是2000年到現在。

劉心武說自己「從小寫到大」。自己的處女作是1958年一篇關於對蘇聯文學作品《第四十一》的讀後感。他說，當時自己是中學生，在這之前，已經有過很多次被退稿的經歷，宿舍大院傳達室經常有一大摞退稿信，甚至被嘲笑「快看，劉心武的退稿又來了」。

但劉心武不怕失望堅持寫，《第四十一》在當時是比較冷僻的書，他讀了以後寫了篇隨筆投稿雜誌，成功發表還登上了封面導讀。由此，劉心武得出一個寫作心得「要讀冷書」，「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讀冷書形成的，希望大家能夠從書海中找到契合自己性格、能夠產生共鳴，不那麼流行的書。」

劉心武在第一階段不斷投稿。散文、隨筆甚至評論都有所嘗試 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大公報、北京晚報、光明日報等各個報刊。

1977年，短篇小說《班主任》橫空出世，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發軔之所，在劉心武自己看來，這只是因為他是那個時代最早用作品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這個作品放到現在來看，文本僵硬、文學性差，但我當時就是希望中國及下一代不要和古典文化、1919年以來的新文化、《17年文化》、外國文化這四種文化切斷了聯繫，呼籲恢復這一代、下一代和這四種文化的關係，這些文化裏有很多優秀的營養和價值。」

憑《班主任》，劉心武火遍全國，高峰期一天收到三麻袋全國各地讀者的來信；幾年後，長篇小說《鐘鼓樓》藉着一場12小時的胡同婚禮將時代變遷下北京市民的風貌展現殆盡，一舉斬獲茅盾文學獎。201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飄窗》，從一個飄窗的視角管窺社會的三教九流。最新長篇《郵輪碎片》近距離描寫當下中國，用碎片化結構多側面勾勒中產階級崛起的隱秘。

現在劉心武給自己確立的寫作四棵樹是：小說、散文隨筆、紅樓夢、建築評論。「雖然很邊緣化，但我很快樂地寫作。」

對於為什麼要研究《紅樓夢》和《金瓶梅》，劉心武說，要「賭一口氣」。「當時流行的是『兩卡四斯』，卡夫卡、卡爾維諾，喬伊斯、普魯斯特、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很多人在和我談論外國文學，我就想要賭一口氣。」劉心武說，他覺得要讀母語的、用方塊字鑄就的經典小說，從《紅樓夢》一路而來，還找到了《金瓶梅》，更是從中學到了不少冷觸筆法，「《紅樓夢》寫生活流，吃飯、喝茶、吃飯，但實際上寫人物內心深處的鬥爭。《郵輪碎片》也有一些類似的東西，體現人的內心、人的人性。」

南方的小鎮，潮汕的男女——讀林培源《小鎮生活指南》

我記不得自己是怎麼認識林培源的。這種「間歇性」失憶讓我始終覺得，我要是給他寫書評，我當真是個「客觀」的對話者。2019年的林培源，剛出了他第二部短篇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背負着神秘的白鴿和燒夢的老人，活生生地把當代中國青年文學擦出一道「傳奇」的閃電。而我則灰頭土臉地答辯，拿着不值一提的哲學碩士文憑，找工作，申請博士。直到有一天，我正好要寫一篇關於中共文藝的聲音政治的文章，才知道培源博士論文做的是趙樹理。故此，基於這一份研究共產文藝的友情，我才正式開始讀他的文字，而我們的禮貌寒暄也由此才變得有些學術氣息。但我更多的時候是從他的朋友圈去了解他的：看着他秋天發清華園的夜宵，夏天光着膀子燒烤喝酒，春天趕着博士論文……我極少跟他主動留言或點讚，大概是我性格裏的膽怯和不安，總怕是打擾到他人。直到《小鎮生活指南》出來，我覺得我得在這個冬天之前，給他寫一點東西，也不管是否會一文「驚動」寫書人了。

中國現當代文學對於小鎮的迷戀，民國時期的四川作家李劫人是最為淋漓盡致的。在其小說《死水微瀾》裏，李氏炮製「天回鎮」，一個集中了墮落、犯罪與欺詐的不法之地，以勾勒革命時期普通民眾的私慾表徵與政治博弈。但對林培源而言，書寫故鄉更像一本遊子的尋根日記，他努力地借用漢語來保存對故土生命的「感受力」，也自覺地使用方言來喚醒對嶺南文化的「歸屬感」。生在南方小鎮，長大潮汕縣城，北上求學京都，訪學美國南方，培源的生活軌跡注定是一場與故鄉的盛大告別和流浪。直到疫情將他「封鎖」在老家，這個小鎮的「異鄉人」開始重新面對潮汕，它根深蒂固的鄉土秩序和壓抑封閉的父權制度都轉化為其筆下的人性困境，每個人都都在一座卑微的廟宇裏，向一張未知無形的命運之手低眉順目，暴露出自身的痛苦、殘缺和不堪。

對於培源而言，寫作和學術之間的「辯證關係」正如講故事和寫小說可以「並行不悖」，前者是來自於身體本能的欲求表達，後者是來自文體內

在的技巧需求。《小鎮生活指南》由十個毫無關聯的短篇故事組成，每個故事中的芸芸眾生都帶着破碎的生命質地，彷徨於無地，吶喊於無聲，他們構成了清平鎮的浮世繪，也是培源具體生命體驗的所繫之處。無論是「不舉」的養蜂人阿雄，坐在啞巴司機摩托後頭的姚美麗，因丟失了孩子而發了瘋的張翠霞，還是因為被父親所逼，放棄上大學而最終失智的阿秋……將他們的遭遇賦名為「生活指南」，這無疑是帶着雙重的指涉：一方面，這些具有肉體和精神「缺陷」的「小鎮人」本身就是林培源故鄉的轉喻，他們指向了一個精神意義上的南方；另一方面，虛構的清平小鎮及其生活風貌並非是提供一份關於世俗世界的生存依據——正如林培源始終並不滿足於雕刻一個具有原鄉情結的小鎮模型一樣——它們指向個體在極度逼仄和沉重的平凡生活中，一種普遍共通的人生之苦難。

即便如此，培源的人物刻畫也沒有過分地煽情所謂的「故土」情緒，更



書評
文：徐雨霽

《小鎮生活指南》
作者：林培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不會對「被生活拋棄」的男女們懷揣溫染性的同情。他是一個時刻保持冷峻視角的遊蕩者，躲進故事的某一個角落來觀察

他者。當「我」看到操勞一生的藍姨不慎在做菜的時候切斷了手指，卻也只是讀文中的母親喝了一杯苦酒來感慨人生。被妻子掌控的丈夫慶豐以通過尋找父親製作的棺材，在廢墟的垃圾場上躺下，作為自我苦悶的釋放。《瀕死之夜》的他，因被占卜阿娘道出「飛簷走壁」行竊與一事無成的「秘密」，只能行兇滅口，並以自己飢餓的軀體投入池塘來贖罪，草草了結此生。生死傷殘，歡喜悲哀，人世的非過錯與無力感傷，這些隱忍的錯亂和滋生在小說裏的命運預言，都不過是一種鄉愁的衍生與變奏。

為什麼我們會對原生之地念茲在茲？林培源的這本小說集恰好給這個問題一個極為巧妙的回答：因為故土不會背叛我們的情感，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萬般體認和千種情懷也來自故鄉「有根」的生活史。

書介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作者：黃春明
出版：聯合文學

時間來到60年代的宜蘭羅東小鎮。秀琴，是太和料理店店東的女兒，天生麗質，臉上總是掛着似有若無的笑意，騷動着在地男孩子們的情懷。一次，來自北投的台語電影公司來到料理店內用餐，說笑之餘恣意讓秀琴去當電影女主角。而後就在電影公司的誘騙與黑道角頭的脅迫之下簽訂片約。然而，眾人沒想到的是，酒家女艷紅的角色徹底挑戰了秀琴的價值觀。秀琴對於角色的羞赧不適嚴重影響電影拍攝進度。電影公司於是在夜晚安排公關宴會，模擬電影情境，半哄半強迫讓秀琴慢慢適應。就在杯觥交錯間，秀琴也漸漸放下心魔，看似電影即將順利復拍之際，安全局于局長介入卻引發了一場料想不到的意外，使得秀琴陷入頻臨潰堤的邊緣……本書帶領讀者重回台語電影的黃金年代，懵懂的愛情、飄渺的明星夢、黑道角頭與戒嚴時期政治力量的權力傾軋，交織出一齣生猛的鄉土悲喜劇。字裏行間仍舊是黃春明一貫的悲憫筆調，將底層人物的哀傷與喜樂、卑微又尊嚴的眾生相描寫深刻入微，而始終不變的仍是對小人物的同情與關懷。

人間好時節 (流金歲月版)

作者：張曼娟
出版：麥田出版社

出版15年、累計十萬本的《人間好時節》，全新改版上市，其中特別收錄了張曼娟的〈十五週年新版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我從沒有什麼座右銘，遇見困擾或煩惱的時候，也不求神問卜，我習慣翻閱詩。那些詩人從不吝惜，以他們的生命故事，給我們人生啟示。這些詩詞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多愁善感的情意，更多時候還有心靈與智慧的啟發。我們必須有一首，或是幾首詩，要放進人生的行囊裏，足以抗禦這詭譎多變的人間。我常想到童年時，背着詩，踢着石子，在黑夜裏暢快地奔跑。讓我們一邊唸一首詩，一邊把挫折和煩惱踢開，還給自己一個鳥語花香的好時節。

簡訊

疫情肆虐帶給人類的啟示

蔣勳：我們要慢下來

台東縣池上鄉近年因稻米、藝文活動等受關注；近日以池上鄉為藍本書寫的《慢經濟》一書出版。曾在池上駐村的作家蔣勳表示，這本書是在疫情肆虐的當下，給人類一個啟示，「逼着我們要慢下來」。

台灣東部的山海樣貌，農村生活的精緻、簡樸，緩步生活的節奏，與都會區追求效率的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差異。而被稱為稻米之鄉的池上鄉，近年也不遺餘力地發展藝文活動，期盼能為地方帶來不同的面貌。

自2009年進駐池上的台灣好基金會，10多年來致力在地藝文活動的推廣，近期與天下雜誌出版社合作出版《慢經濟——遇見池上·心風景》一書，日前在台北舉辦新書分享會，作家蔣勳、台灣好基金會董事長柯文昌、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理事

長梁正賢、池上鄉長張堯城都到場出席。天下雜誌出版一部總編輯吳韻儀表示，《慢經濟》一書邀請文字工作者游苔執筆，透過前後3趟採訪池上，梳理過去20年池上鄉發展的模樣。

除了寫作，也時常作畫的蔣勳，近年曾在池上駐村，他說因為自己非常喜歡畫山水、風景，所以進駐池上鄉後，得到許多不同的感悟。蔣勳說，在池上的日子，他感覺像是被池上鄉重新教育生活、生命一般，「在池上我慢慢重新體會，什麼叫農業、什麼叫農村。」蔣勳也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下，「像是老天逼着我們要慢下來」，他今年3月初自倫敦回台，形容當時感覺像是逃難，世界各地本來的生活風貌都變了調。

「是不是有個天意要讓我們知道說，我們人類現在所有的『快效率』，全部都不對了。」他表示，現在以池上為藍圖，推出《慢經濟》這本書，就像是在疫情的當下給的啟示，「要好好重新認識這塊土地，這片大自然。」《慢經濟》一書，從池上鄉親、藝術家、歸鄉青年、外部團體、鄉公所等角度，得到了「池上創生」的4個關鍵，包括：在地人的自覺與選擇、厚植產業、願意蹲點的外部團體、投入時間等待發酵。天下雜誌表示，希望透過這本書，讓台灣各地其他鄉鎮參考，一起讓尚未發亮、正在起飛的角落，加速前進。

文：中央社